

净影何妨洗凡尘

■ 杨 桦（河南）

那日，天光晴好，我随本地摄影界诸师友二十余人，驱车直入位于南太行山深处的净影寺景区，作一日游，匆匆之间，恍如一梦。

一路上我都在想里反复描摹净影寺的样子，它会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我们。车在山间公路上行驶，左缠右绕，不疾不徐，我心里却咯咯噔噔，尚未逃离市井的喧嚣。平日里的繁杂琐事，生活和工作形成的强大压力，一些大大小小的纠结与焦虑，也像这山路一般，曲曲折折，重重叠叠，涌上心头，仿佛身后的黑影子，甩也甩不脱。

近了，近了，迎接我们的是一片大片盛开的桃花、杏花、玉兰、紫荆、樱花和不知名的青草，青草地上结满金黄浑圆的小花朵。这些草木，生得自在、活泼，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美丽却不妖艳，向上而不孤傲。这是一场花朵的盛会，守着一个热闹的春天。粉红、雪白、蓝紫、金黄，争着抢着冲人笑呢。慢慢地，我被这景象吸引。我想，一定是这样：佛有妙笔，闲情所致，在青山一隅，碧水一畔，点点染染，便成就

了这浑然天成的“世外桃源”。久处闹市的喧嚣与寂寞，乍临此境，不由得始而错愕，继而惊喜，长吁一口浊气之后，眼明了，心亮了，好像自己也在不觉中化作了一棵树，一根草，一朵花，且来吐故纳新，打坐悟禅。佛家有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如此说来，我等俗子凡夫，真是身在佛中不知佛了。

不经意间，我看到，同来的一位游人悄悄拾捡凋落的花瓣，捧在手心，久久不舍放下。是啊，人间繁华莫如此，物换星移喜含悲。天地一席，正如这草木争春，人潮汹涌，起伏彼起，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急，越来越凌乱，越来越疲惫，像是去赴一个个久远的约会，又像是被一个个约会所冷落，所抛弃。这又是何苦！看得透，想得开，放得下，这是一位老友曾经对我的劝诫。此时，这些花儿草们树们何尝不是这样劝我啊。每一朵花都是一尊佛，是这样的。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花草掩映处，净影古寺静静地坐在青山的怀抱里，沉稳，庄严。隐隐传来的是木鱼声声、佛号清扬，和着“南无阿弥陀佛”

佛”的佛乐，人便清静下来，之后更心生欢喜，微笑自然而然浮上嘴角，跃上眉头。沿着高高低低的青石台阶径自走下去，群峰洞开，霍然可见一泓碧水，清可见底，不波不澜，为大山增添了几多灵秀。山是水之骨，水为山之血。碧水两侧石壁削立，大石森严，石缝中有草树倔犟地伸出枝叶，以水为镜，仿佛自顾自怜的美人。令人称奇的是，两厢石壁都有摩崖石刻的佛像数百座，或立或坐，或颌首微笑，或闭目沉思，或手持净瓶，或脚踏莲花，更有趣的，是水中央有一尊慈祥 and 善的卧佛，宽阔的肚皮之上，趴着一个机灵调皮的光屁股娃娃，一老一小对视着，呵呵笑着，令人忍俊不禁，只觉得这光景和谐。

沿着水岸，慢慢行走，思绪也一点一点被山水浸染。想想看，在山河深处，石缝之间，人如蝼蚁一般，何其渺小、何其孱弱，在庄严的佛像面前，在安静的自然怀中，只不过是——粒干净或肮脏的尘埃罢了。人这一生，在时光的漫漫旅程里，只不过是——瞬，在山水江河之间，能留下余痕的又能有几？突然间，竟生出几许寂寥，不由得身心俱空了。平日里那些凡俗

生活中的辛酸委屈，奔波劳碌，争斗打拼，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那些压在心头的层层块垒，又算得了什么呢？

“风光本地无他术，声教当年自有真。”据同行的朋友讲，这净影古寺，是有些来历的，这里曾经是皇家寺院，是净土宗创始人慧远法师的说法道场，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源地之一。这慧远，曾有此话流传：“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镜之体，则悟灵根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以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此情此景此话此人，无不教人心有戚戚焉。

眼前渺渺的钟声，飘忽的流云，怒放的花朵，悠悠的清风，让我不知此时何时，今夕何夕，凡尘尽扫，忧愤顿失。净影之行，身心如洗，若幻若梦，不料想这梦，却有真滋味。虽然我只是个浅薄粗陋之人，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是那山色，那水影，那古刹，那石佛，那玉兰，那桃花，构成一幅清淡高致的写意丹青，不动声色，看我来，看我走，看我渐行渐远，愈远愈开阔，愈远愈澄明。

我的草木兄弟

■ 石 毅（江苏）

渠埂上站着许多树。每棵树下，几乎都有一些青嫩的草——拉拉藤、茅草、巴根草、狗尾草、益母草、艾蒿……这些草或立或卧，以动人的姿态落户于此。

放眼原野，田埂、河畔、荒滩、坟墓，到处都有野草出没。那里，更是草的天堂。草木无声，但它们有自己的语言。

风来的时候，草木弯弯腰，点点头，招招手。那呼呼之声，是风与草木合奏的天音。

草木跟人一样，有血有肉，有知觉，有灵性。“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油窗漠漠雨垂垂，秋尽江南草木知。”

一千多年前，人们就发现植物的枝叶能感知特定的声音。有人把这种神奇的现象称作“草木知音”。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过一个“草木知音”的故事：宋朝作曲家桑景舒创作了一首《虞美人操》乐曲，竟能让虞美人草枝叶随之起舞。

万物有灵分。“一草一木栖神明。”草木喜欢把自己的心事跟风倾诉。“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风是草木的知音，草木与风便有了感应。“草木无处所，

动摇知风形。”

草木有素志，有雅趣。树以挺拔的雄姿仰望日月星空；草或卧或立，染绿荒凉的土地。草木的素志，不是出人头地，而是基于泥土，脚踏实地，活出它们本来的样子。

世人通过及时行乐排遣烦恼消解寂寞。草木寂寞时，听风声雨滴、鸟鸣虫唱、泉水叮咚、溪流欢奔……

草木胸无宿物，相依相偎，情同手足。一棵树走了，留下一个坑或桩，慷慨地给草腾出一片独立的空间。一株草老了，和泥土融为一体，死心塌地给树输送养分。

草木感同身受，惺惺相惜，生死相依。李白曾写过一首《树中草》。诗人借鸟儿之口，感慨道：“鸟衔野田草，误入枯桑里。客土植危根，逢春犹不死。草木虽无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

树成材后，将命运托付于人，盖房、做农具、打家具、架桥铺路，造福于人。父亲在渠埂上种的那些树，在他死后，大都变成了家里新房的重要元素。睡在瓦屋里，听外面风吹雨落，脊背与一根根檩条支起的家，是父亲用脊梁与肋骨托起的天空。

夏季割牛草，年幼的我几乎每天都要背着一座草山从好几里远的地方往家赶。毒日、汗水、饥渴、疲劳、虫叮蚊咬一起涌来，让人难以招架。草一口口卷进牛的肠胃，化作改造生活的冲天干劲，心里顿时舒坦了许多。草回报人的是日子的丰盈。

人食五谷杂粮，难免七病八痛。草木把对抗邪魔、疾病的能耐施展出来，驱恶避邪、治病救人。

中国自古有“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的习俗。“清明插柳”，除了寄托生者对已逝亲人与先祖怀念外，也有避邪的作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端午插艾”也有类似的寓意。在古人眼里，艾草是神圣之物，既能招福驱邪，也能除瘟避邪。

刺儿菜能消肿止血，苍耳散风寒、通鼻窍，菖蒲健脾利湿、理气活血，苦味的蛤蟆草能治疗咽喉肿痛……

接骨木祛风湿，苦楝子抗菌消炎，杏仁止咳平喘、润肺清火……

草木能入药，也可以抵御饥饿。饥馑年代，粮食吃完了，为了活下去，草根树皮都是救命的粮草。木兄草弟扼守着人的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草木竭尽全力，给人搭起安身立命之所，丰润人间烟火，辟邪除秽，扶伤救死，何其动人！

一样土生土长，草木的命运却不同。一棵树只要不死，一直活下去，就会变成树王、树精，被人当明星、神灵，瞻仰膜拜。

谁见过一岁一枯的草，被如此厚爱？生为草民，生活中，时有牛吃羊啃的遭遇。我无法做到诗仙般超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风来随风，雨来随雨。郁郁寡欢时，我就独自走向渠埂，走向空旷的原野。看看那些独立寒秋 的树，俯身抚摸那些被碾压、砍伐后依然倔强，破土而出的草。身体里，一下子便添了許多血性。

人是什么？人是处于草木之间最不安分的另类物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红尘中，私欲唆使，人如蚂蚁觅食，如蝇附膻，忙忙碌碌。在雀喧鸠聚的世界里，我时常倍感迷惘。有时，不觉迷失自我，丢失做人的本心。

何处是归程？我常常抚心自问，天地默然。故乡的天空下，大地已冰雪消融。渠埂上，树木萌芽，小草钻出了地面，木兄草弟们又欣欣然开启生命的旅程……

地道畅想

■ 郭天印（山西）

夏日黄昏，夕阳斜照，我们一行人，来到位于山西省中部的介休市张壁古堡，钻进了这里已有1600多年历史的幽深地道。张壁的地道建于何时？据专家多方考证，最为可信的应该是在十六国时期。而之所以叫作张壁，则是因为这座古堡当然也连同这里复杂的地道是由十六国时后赵名将张平所建。其背景则是在晋室朝廷南渡之后，北方大乱，各地方豪族不得不自我组织，武装起来以求自保。修筑堡垒自然就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而张平恰巧就是活跃于“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以及河东地区且能周旋于东晋、前秦、前燕几个政权之间的主要实力派人物。根据专家的推测与多番的实地考察，张壁古堡应该建于东晋升平年间（公元357—361年）。

在张壁古堡，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它的地道。蜿蜒于整块黄土之中，上中下共分三层，层层衔接，层层设防的张壁地道，总长度超过10公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仅仅是其总长度的十分之一，然而，进入其中，却也足以令人惊叹不已。按照专家制作的地道总剖面沙盘模型来看，整个地道可谓设计精确，浑然一体。其最高一层，离地只有2米，而最低一层，则足足深

入地下20多米。这中间，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粮草辎重储存处，也有层层叠叠的箭孔、陷阱、交通壕，更有可供洗衣做饭的水井、厨房。有马槽，也有伤员的包扎所、将士的休息室，更有可以起到现代通信作用的传声筒等等。总而言之，就是具备了据守地道，长期作战的一切条件。而现有资料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张壁地道，可以肯定地说足迄今为止全世界建成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作战型地道体系。当我们身处这幽暗的地道之中，又怎能不为我们的先辈们感到三分骄傲，四分自豪！

然而，也有三分遗憾。不得不说的是，当我身处张壁地道的时候，头脑中闪过的却是一系列与我们山西有关的地道。

就在一年前，为了完成一部由国家有关部门指定创作、名为《红色记忆》的著作，我曾深入考察过我省阳泉市平定县南庄村的地道。屈指算来，南庄的地道距今也已经80余年。虽然说，它的总体长度以及设计规范都远不及张壁地道，但是，对于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来说，它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个时候，南庄处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接壤的前哨阵地。为了模范地执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平定县的民兵在这里挖掘了三纵一横总长度达四千多米的 地道。每当日伪军前来扫荡，我军民就以地道为阵地，有力

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使其不敢轻易踏入“雷池”。可以说，南庄的地道正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成功的地道战标杆。然而，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后来曾经火遍全国以地道战为背景的抗日电影《地道战》所讲述的，却并非南庄的故事，而是明明确确地指出是发生在冀中地区的地道战故事。再后来，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更是成了吸引全国各地千千万万青少年参观革命遗址的教育基地。而至今保存完好的南庄地道，不客气地说，即使在山西，知道的人又有多少？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事实上，《地道战》电影中多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镜头恰恰是取自于南庄地道实景。

身居张壁地道，我还想到了三年解放战争中，同样发生在我们山西战场上的两起“地道战”：解放运城的地道爆破与解放临汾的地道作业。这两次“地道战”均由我军最杰出的战术大师徐向前元帅亲自设计，亲自指挥，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战果。而在此之前，早在抗战时期的百团大战中，我军另一位战术大师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将军所率领的三八六旅、决一旅就更早地运用地道（坑道）战术在一系列的攻坚战中取得了卓绝的战果。毕竟，面对坚城壁垒又有重型火力加持的日军，如果没有坑道爆破，单以八路军的

轻武器而言，即使再勇敢，攻坚作战的结果也只能是徒增重大伤亡。再后来，当陈赓来到朝鲜战场后，面对武装到牙齿和有飞机支援的美军，身为志愿军副总司令的陈赓又坚决而果断将他早已运用娴熟的地道（坑道）战法推广普及到志愿军各部队中去，也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上甘岭战役那样以地下优势换取美军空中优势的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

在张壁的地道中，我还想到了隋唐交替之际曾经在这里驻扎多时的名将尉迟恭与他的对手秦王李世民。他们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那时的张壁古堡张壁地道又为尉迟恭的电兵作战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联想到张壁村中保存至今完好的尉迟恭祠堂，如果我们能够依据这一段历史而创作出一些足够引人入胜传奇的故事，那又会给张壁古堡、给介休文旅和整个与之相关的山西文旅带来什么呢？

夕阳西沉，皓月东升，一轮清辉洒向大地，这时的张壁古堡便进入了另外一种清静 的天地，唯有南北两个地道入口和出口处闪烁的灯光向人们宣示着：张壁的历史，张壁的地道，从未停止过它们生命的运动。作为后人，我们有必要为它们的存在在正名：这里是全世界最古老也最有价值的战术性地道体系所在，这里的一切都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 刘晓东（山东）

医院食堂售饭窗口卖一种粥，铭牌上写着——甜沫。这种粥，稠稠的，略带咸味，里面还有少许的豆腐皮、花生米等材料，非常适合我的胃口，每天喝上一碗，觉得浑身都舒服。

这天早上，我又去食堂打饭。在排队取餐的时候，看到排在前面的一位妇女指着甜沫桶问：“这是什么汤？”卖饭的师傅正忙着给顾客刷卡取饭菜，顾不上回答她。我在后面说道：“那是甜沫。”妇女回过头看了看我，又问：“甜沫？是甜的吗？”“咸的。”我笑了笑回答说，心里想，这是哪里的人，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妇女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皱了一下眉：“咸的？那什么叫甜沫，怎么不叫咸沫呢？”我一滞，竟然无言以对。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甜沫竟然是济南著名的“泉城二怪”之一。它是一种以小米面为主要食材熬煮的咸粥，最早不叫“甜沫”，而是叫“添么儿”，也就是往里添加点什么的意思。小米粥做好后，征求客人的意见：需要往里

甜沫是咸的

添点吗？客人便会根据个人的口味，往里添点粉条、蔬菜、花生和一些佐料。“沫”在济南话中，与“么”同音，后来因为谐音，“添么”便叫成了“甜沫”，虽然叫甜沫，但口味却是咸的。

我把这个探究过程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很快就得了好友们的积极回应。有好友说他一直认为这东西很好喝，却和我一样从来没有思考过它为什么叫“甜沫”。更多的好友则暴露出“吃货”的本质，不是问我是在哪里喝的甜沫，就是讨论哪里的甜沫好喝。结果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纷纷对我说：“伙计，你成功地勾起了弟兄们的馋虫，必须请一次客才能解决问题。”

没有一碗甜沫不能解决的问题。我爽快地将位置发给了好友们，并邀请他们前来品尝。他们发觉位置是在医院，便纷纷关心地询问我是怎么回事，并一再地嘱咐我一定要做好卫生防护，在照顾好病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我心里非常感动，没想到一件小事竟然引来这么多的关怀。这一切收获，都来源于对“甜沫”的探究。俗话说，学无止境，果然，生活处处皆学问。

香蕉的吃法

■ 萧穗玲（广东）

香蕉是家乡的特产，是经济作物，也是日常食品。广义的香蕉分香蕉和芭蕉两个品种，身材长长弯弯、表皮比较圆滑的是香蕉，中间胖两头小、棱角分明的是芭蕉。香蕉全身都是宝，除了作为水果食用，更是烹煮菜肴、甜品的食材。香蕉不但吃法多，新鲜的叶子还可以包粽子、蒸米糕、团子等，干叶子则可以当柴烧。

香蕉的皮由绿泛白、用手轻捏有点软的时候，隔水蒸十分钟，待蕉皮变成深褐色并爆开裂缝、露出细长淡黄的蕉肉时，就蒸好了。蒸熟的蕉肉甜糯可口，略带点涩味，小时候，家里缺少肉类的时候，母亲会把成熟的黄皮香蕉剥掉皮，加生姜片和少量食盐，放在米饭锅里蒸至饭熟。熟香蕉蒸好后可以当菜，也可以拌饭，米浆一样又白又浓的汁水，又甜又稠，拌在饭里，饭都是甜滋滋的。

老人常说，吃生蕉紫棠糖水可以预防红眼病。炎热的夏天，生香蕉刚从香蕉树上割下来，削去外皮后用清水或淡盐水浸泡约10分钟，充分去掉胶质和涩味后，捞起沥干切厚片，煮十余分钟。再放入提前泡软的紫棠和红糖，煮两三分种，一碗香气四溢的

糖水就做好了。

香蕉性寒，遇到风火牙疼时，大人又会做煎煎蕉来吃。油锅烧红，把剥了皮的熟香蕉肉煎至两面焦黄，再放一勺盐，加水略煮。待蕉肉膨胀浮起，满屋都是蕉香，舀起来趁热喝一大碗，最多两天，一定能下火，牙龈就不肿不痛了。

家乡的民间习俗有个“薄撑节”，即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又叫“阿婆会”，家家户户都会煎上咸、甜薄饼放于床头地上以祭婆娘女神，据说可以保孩童安全、无灾无难。咸薄撑一般在糯米浆中加入韭菜、腊肉、香菇、虾米之类，甜薄撑则是加入香蕉肉。将熟透后表皮满是“梅花点”的香蕉肉切成小块，加上黏米粉、糯米粉、糖等加水 and 成浆状，煎成薄饼。初一的晚上和初二的早上，满街满巷满是香蕉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香蕉的美食数不胜数，好吃的还有芭蕉煮骨头汤、生蕉碌鹅、蕉蕾煎蛋、香蕉干等。近年来，更有茶楼食肆创出新菜，并冠名“香蕉宴”吸引各方来客，给外地游客带来意外的新奇。家乡的土地不仅滋养出了丰富的香蕉品种，更孕育了无数与香蕉相关的美食文化，令人触之难忘，回味无穷。

